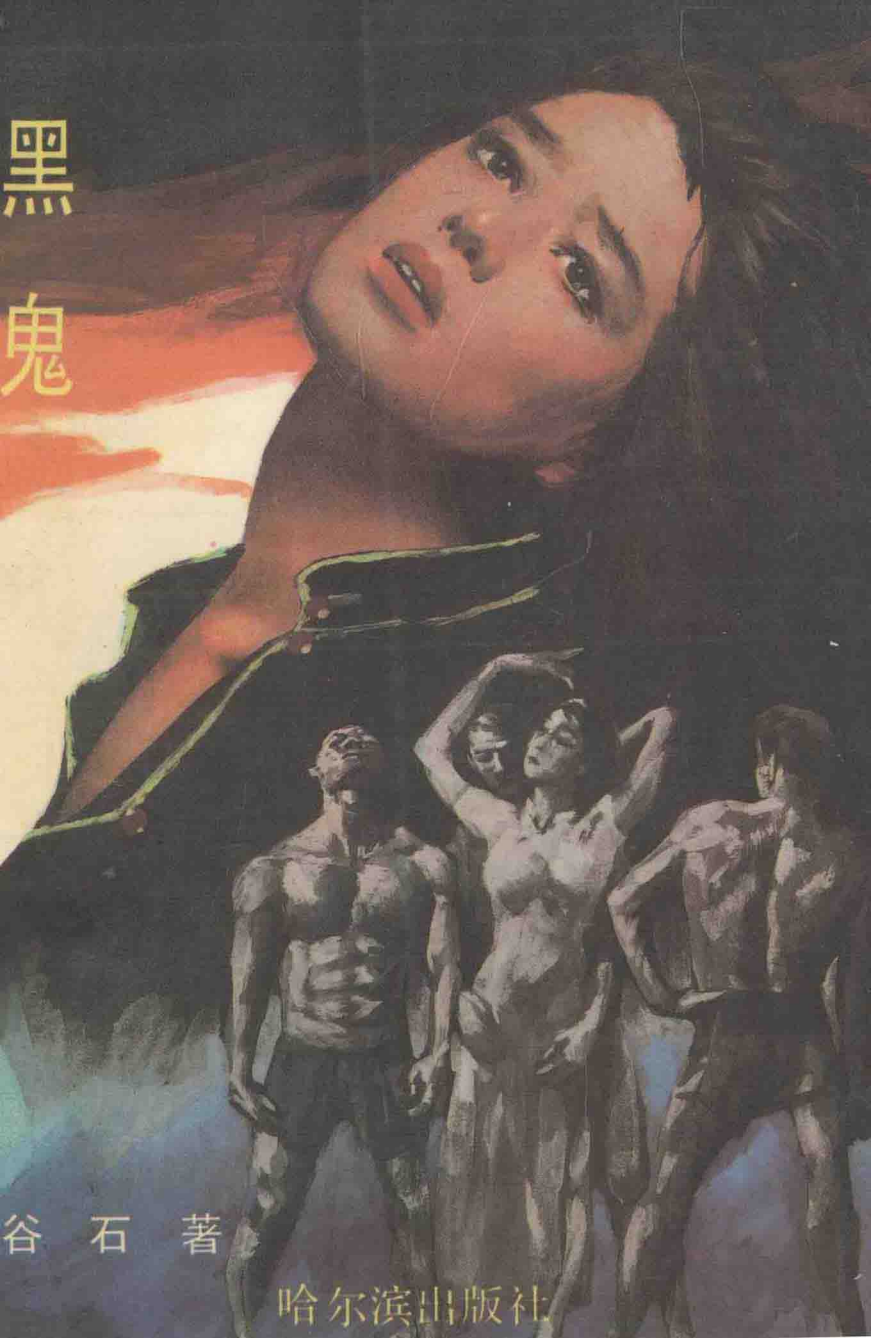


黑 鬼

谷 石 著

哈尔滨出版社



黑

史

冷 雨 集

附 錄

黑 鬼

谷 石 著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杨
封面设计：文

黑 鬼
hei gui

谷 石 著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

外文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2.2 字数 281,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 册

ISBN 7-80557-051-5/I·26 定价：3.90元

目 录

第一部 沉 沦.....	1
第二部 寻 求.....	137
第三部 觉 醒.....	285
编后记.....	384

第一部 沉 沦

第一章

一九四三年秋，日寇把一批在山东进行扫荡时抓来的抗日军民，正押往满洲，让他们去做苦役。他们是从海上乘轮船到大连，在大连港下船后又去换乘火车的。在这群衣衫不整、面黄肌瘦、满身伤痕的俘虏之中，有一个身材魁梧、浓眉大眼、年约二十三、四岁的汉子，因为腿上枪伤尚未痊愈，一瘸一拐地走着。他的身材比别人高出一头，两只大而有神的眼睛总是东张西望着。他，就是在战场上受了伤，突围时被俘的区武工队小队长、共产党员梁青山。

和这支队伍同时下船的，还有另外一伙人。这些人比起被日军监押着的青壮年来，大不一样，虽然穿戴也是破破烂烂，但却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还背着大行李卷儿和锅碗瓢盆一类的东西，像是一伙逃荒的难民。在他们的前后左右，也散乱地走着一些头戴礼帽，手持木棍的男人。他们也是押解者，但可不像日本兵那样雄赳赳的，步伐也没那么整齐。这是一伙从山东招来的劳工和他们的家属，正在由工头和监工们监押着，从码头走向火车站。那个走在队伍的最后，身穿协和服，头戴战斗帽，鼻子上架着墨镜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是前来招工的工头。他名叫张省三，是满洲鸡宁煤矿的大把头谢文东手下的一员干将。提起这谢文东来，可是大大有名，此人是东北的马胡子（土匪）出身，日本人侵占东北以后，他也曾和进

山讨伐的日本守备队打过仗，因此，在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中，也曾博得过抗日志士的美名。但，不久他就向日寇投降了。凭着他当土匪时打家劫舍积攒下来的金钱，招了一大批劳工，在碳矿开了一个“大柜”，当了个承包采煤工程的大把头，干尽了伤天害理之事。此人后来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又拉起了杆子，摇身一变，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先遣军第十五集团军的总司令。这是以后的事情，暂且不提。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看这位谢家大柜的红人张省三吧。

这张省三为人能说会道，他干的是杀人不眨眼的营生，但是说起话来却总是笑咪咪的，非常动听。他生得一副白净面皮，还有一点书生气质。一见之下，总会给人一个好的印象。但是此人十分阴险毒辣，深知他底细的劳工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无常”。

这些年来，他每次出来招工都能完成谢把头给他规定的名額，而且还能省下一笔钱来，自己在暗中也能捞些油水。所以，他从一条光棍起家，这几年也混出个人模狗样来了。他娶了两房老婆，还攒了一些钱，但是，他这次出来招工却遇到了很大困难。由于日本人在东北城乡不择手段地要劳工，抓“浮游”，强征硬派“勤劳奉仕队”，闲散劳动力已经很少，再加上人们已经领教过下碳矿当劳工的滋味，谁也不再相信他那一套骗人的鬼话了。所以，他只好到比较遥远的山东、河北一带去骗招工。

他到哪个村庄去，都是先雇上几个帮忙的，摆个台子，敲锣打鼓放鞭炮。高喊着：“乡亲们，发财的机会到了！”“到关外碳矿去干活，天天吃大米白面、粉条子炖肉，保你三年发财还家！”如果有谁上当报了名，只要在他准备好的一份契约上按个手印，他当场就把叮当响的银元扔给谁两块，让他准备置

办些行装或留作家用。这对于穷苦的农民来说，是具有相当诱惑力的。

在这批被招来的人群中，有一对新婚的年轻夫妻。他们是李铁牛和兰翠花，铁牛今年二十岁，翠花十九岁，两家的父母在大扫荡中都被日本人的子弹夺去了生命。这两个年轻人却凭着一股顽强的生命力，东藏西躲，忍饥挨饿，硬是活了下来。老人死了，房子也被烧光了，他们夫妻才跟着工头出来寻条活路。

翠花是头一次出门，又坐汽车，又坐轮船，把她弄得晕头转向。在轮船上，他们住的是最底层的货仓，密不通风，人挨着人。晕船的人大口地呕吐，空气非常闷热而污浊，让人简直透不过气来。船到大连港，翠花从船上下来，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稍稍有了点精神。

李铁牛背着行李卷儿，和翠花相搀着，走出码头的时候，翠花突然发现在被日本兵押着的一群人中，那个大个子青年很象她的表哥梁青山。她正要招呼铁牛细认一下，却被后边挤过来的人群把她险些推倒。等她站稳了脚跟再看时，这人已经不见了。

翠花和表哥梁青山，从小就在一起，长大后也象亲兄妹一样亲近。如果不是犯着“骨血倒流”的忌讳，两家大人早就让他们结为夫妻了。这地方的传统习惯，并不限制表兄妹结婚，但外生女儿却不能嫁到舅舅家去当媳妇儿。所以，他们成年之后只好分开了。梁青山因为家境贫困，直到二十三岁还没娶上媳妇。

这次日寇集中了十几个师团的兵力，在伪军配合下，为消灭这一带日益活跃的抗日武装力量，采取了铁臂合围战术，象拉大网一样，把所有的人都包围起来向前驱赶。每到一村，就

让村长和汉奸进行辨认，把经过鉴别的老弱妇孺放掉，其余的人继续往前赶。最后就把这批青壮年当成抗日分子赶到县城里关押起来。说是过些日子，经过审查后，是“良民”的就可以取保释放。但是日本人在满洲掠夺物资和修战备工程急需劳工，所以，不待进行甄别，就一股脑地把他们押往满洲了。

梁青山从小就拜师学艺，练就一身好武艺。从十九岁时起，每到农闲季节，他就在村头空场上教一些年少后生们练习武术。他的家乡是历来出好汉的地方，至今仍保留着古人遗风，练功习武的人一贯受人崇敬。后来，八路军在这一带开展了游击战争，他就被区武工队聘请为武术教练，以后又当上了小队长，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次日军扫荡，他是被敌人包围后，突围时受了枪伤，与队伍失散才被俘虏的。被俘后，日本人并没有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只是看他那一身结实的肌肉和一派赳赳武夫的气质，怀疑他可能是个当兵的。因为当时党还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他和区委是单线联系，就更没人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了。

梁青山一行乘船到了大连，一上岸他就留心寻找着逃脱的机会。现在，日本兵又把他们押进了火车站，驱赶着他们登上了“闷罐”车。

在这一节有棚的货车车厢里，地板上铺着一层干草，人们被迫一个挨着一个地坐在地板上。车门外站着两个拿枪的日本兵。因为许多人在车里吵着要上厕所，日本人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只水桶，命令他们就在车里大小便。梁青山有心寻找机会逃脱，所以就紧靠门边坐着。水桶也放在了门边，他距水桶最近，臭气把他熏得直恶心。好容易等大家都便完，水桶也快满了的时候，门外的日本兵指才着便桶对梁青山说：“你的，倒出去！下来的干活！”

梁青山听了，心里一动，就趁机跳下车来，用两手把水桶轻轻地举在了肩上。两名日军留下一名看守车门，另一名带着梁青山离开站台，向停着的一列货车的尾部走去，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把粪尿倒掉。梁青山往前走了一段路，左右一看没人，就把便桶轻轻托起，闪电般地回过身来，迅速而准确地扣在了看押他的日本兵头上。那个鬼子兵猝不及防，被铁桶罩在头上后，屎尿哗啦一下子就顺着脖子、前胸和背后淌了下来。他连一声“巴嘎”都没能骂得出来，就丢掉手中的大枪，用双手去摘头上的便桶。当他忍着难耐的臭气，擦掉脸上的秽物，睁开眼睛的时候，梁青山早已无影无踪了。

梁青山趁着这倒霉的鬼子兵被便桶罩住的机会，伏下身去迅速地从那列停着的货车底下钻到另一边去。过去后，他一抬头，却吓了一跳。原来，他看见一个女人，正蹲在两节车的夹空里解手。那个女人突然发现有个人慌里慌张地从车下钻出来，吓得也急忙提上裤子站了起来。两人一对视，都愣住了。原来这女人就是兰翠花。他们这批劳工和家属们乘坐的那列货车就要开车了，她是趁此机会下车去小便，却不料在此遇上了表哥梁青山。青山惊讶地问：

“翠花，你怎么在这儿？”

“表哥，你是逃出来的吧？”她刚问了这么一句，就听车那边响起了枪声，还有日本人叽哩呱啦地喊叫声。她忙说：“快，跟我上车去，先躲一躲！”说着她一把拉住青山，跑到正敞着车门的带棚的货车跟前，让他快上去。青山顾不得腿上的伤，仗着他两臂力大，抓住车门外的把手，一用劲就干净俐落地跳进车厢了。翠花随在他身后也爬了进来。

这节车厢里，已经横七竖八地挤满了男男女女。翠花的男人李铁牛，已经听翠花说过，她好象是看见了青山。一看这情

景，心里就明白了八九分，忙迎上去，一把把青山拉在他身边，夫妻两人用身体把他挡在了里边。车里都是些新招来的劳工，互相之间都不怎么认识。所以，梁青山的出现，并没引起别人的特别注意。站在车门外看守劳工的那个监工的，也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从车上下来的人身上，他上车时也没仔细辨认。当监工的听到车站上响起了枪声的时候，他怕劳工趁乱逃跑，便顺手把车门关上，并且上了锁，然后便匆匆向后边工头和监工们乘坐的那节车厢走去。

很快，这辆装运劳工的火车就开动了。青山和翠花、铁牛夫妻俩，简短地交谈了彼此的情况以后，他觉得自己既然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只好先跟翠花他们走吧。但是，他也想过，等到列车停下来时，再寻找机会逃走。当他又仔细地考虑如何脱身，如何回到家乡去找组织，继续参加抗日活动的时候，却又感到十分困难。他身上分文没有，又没有满洲国的身份证明，即使下了火车，也是寸步难行的。想来想去，只好打定主意跟他们去，下一步再相机行事。

火车到了沈阳车站，停下来时，给劳工和家属们开饭。工头张省三发现车里多了一个陌生人，他以为这肯定是一个上错车的人。不花招工钱，白白拣了一个劳动力，他觉得这是一件很便宜的事。所以也没有盘查，并且象对其他人一样，免费供应饮食。这样，梁青山便成了这车上的合法乘客了。梁青山由于过度劳累，在翠花夫妻二人照料下，躺在翠花为他铺好的干草上，盖着翠花的一床旧棉被，吃过饭，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近一个月来，他领导的那个二十多人的小队，为了冲出敌人的包围圈，东奔西跑，忍饥挨饿，有时还要和鬼子兵打上一仗，根本就没睡过一宿好觉。被俘后，更是日日夜夜受着折磨。他在押解途中，从虎口脱险，又巧遇亲人，心里很高兴。

虽然前途还是吉凶难卜，但是一向心宽胆壮的他，却也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先好好休息休息，恢复一下体力以后再说。

翠花看着身边呼呼睡着的表哥憔悴的面容和那条受伤的腿，心里不觉一阵热乎乎地，不知是难过还是高兴。在这次敌人扫荡中，翠花一直惦记着青山。后来她听说区武工队大部分人已突围，有的人却被日本人抓走了，关押在县城里，曾几次想去县城探视。但是由于没听到准信儿，再加上兵慌马乱的，她也实在不敢到鬼子占领下的县城里去，所以始终未能如愿。今天，经过一番离乱之后，他们又在此处相逢了，她觉得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她用手轻轻地摸了摸盖在青山身上的棉被，又给他掖得严实一些。

火车在有节律的轻微震动声中向前奔驰着。翠花是第一次坐火车也是头一次来东北，她不知道外边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又到了什么地方。他从车棚上边的几处高高的小窗口上，看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车厢里已经变得更昏暗了。一阵透人心脾的寒气，从四面八方悄悄地向她袭来。她心想：怪不得在家时就听说东北很冷，现在刚过仲秋节没几天，就比山东的冬天还冷呢！翠花这时也感到了十分疲倦，便也闭上了眼睛，在车轮有节律的咣当咣当地催眠声中入睡了。这个象孩子般天真的少妇，带着美好的幻想进入了梦乡，脸上绽出了甜蜜的笑容。

此刻，她这个未经世故的农村少妇，怎么能够知道，她正在走向的世界，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地狱呢！

第二章

劳工们乘坐的这列火车，小站不停，大的中转站也是只换

车头不换车厢，一直运行了三个昼夜才停了下来。关在车棚里的劳工们，只能从车棚高处的几个小窗口透进来的光线判断，时间约摸是在下午。谁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正当人们胡乱猜疑的时候，忽然听到了在车门外开动铁锁的声音，接着就咣当一声拉开了大铁门。一股强光射进了车厢，人们顿时感到一阵眼花。

翠花用手揉了一下眼睛，发现车门外站着几个拿枪的人，她胆怯地向青山问道：

“表哥，我们是不是到地方了？你看！”她又惊恐地向外看了一眼。

梁青山心情也十分沉重：劳工也需要武装押解？这是他当初未曾料到的。他一声未吭，只是挪动了一下身子准备站起来。这时，车外有人大声吆喝：

“到地方啦，都快下车吧！都把东西带上，别拉下什么，快点！”

人们在惴惴不安中悄声呼唤着家人和同伴，互相搀扶着从车上跳下来。下了车，梁青山才看清这是一个周围被大山环抱着的山区小火车站。站上只停着这一列货车，站台上挤满了刚下火车的劳工和家属们。站台周围，在距他们不远的地方，站着许多身穿黄制服，佩戴着肩章的拿枪的人。这些就是矿警，是矿方镇压劳工最凶恶的鹰犬。当时，梁青山虽然还不清楚他们是什么人，但矿方用这些拿枪的人来接他们，绝不是个好兆头。

人们在监工和工头们的喝斥声中站成长排，被驱赶着慢慢向站外走去。

翠花看见张省三把墨镜摘了下来，毕恭毕敬地站在一个四十多岁的大胖子身旁，正讲说着什么。那胖子头戴礼帽，身穿

一套高级面料的协和服，手里也拿着一根文明棍。他挺胸凸肚地站在那里，一边听张省三说话，一边皱着眉头，向新来的劳工和家属们望着。他那蓄着小仁丹胡的上唇，微微动了几下，以不太满意的口气对张省三说：

“怎，怎么这么多家属呀？”

“老板，您听我说：这山东可不象前几年了！皇军刚刚进行过扫荡，什么都毁了，有些地方的房子都烧光了。家乡没有站脚之地了，不让他们带上孩子、老婆，他们不肯来呀！”张省三小心地解释着。

这一支由一千来名劳工和家属组成的队伍，在矿警们的武装押解下走出了车站。站外是一个小镇，虽然也有几家杂货铺、马掌店之类的小铺面，但小镇的气氛显得十分萧条，给梁青山最突出的印象是，这个小镇上的房屋、街道、树木，还有为数不多的站在路旁的居民，都蒙上了一层黑灰颜色，一切都没有色彩，象在梦境中见到的世界一样。

车站附近的居民，看见突然来了这么多人，都好奇地围拢过来。当他们看到这伙外来人中的妇女，用象被面一样的大襟布做的棉衣服，裤腿又是那么肥大，说起话来叽里呱啦地听不懂，都感到很新鲜。孩子们更是毫不客气地指指点点，评头品足。上了年岁的人，对这些被破矿上把头招来的外乡人，都流露出十分怜悯的表情。

劳工队伍穿过小镇，走上了一条通往矿区的土道。这时天空虽然没有云，但却被一层浓厚的烟尘笼罩着。偏西的太阳象一个暗红色的球，山峦的轮廓也十分模糊。路边没有树，山上也是一片光秃秃的。在一个山岗后面，有一座圆锥形的山峰拔地而起。山是黑色的，上边连一点有生命的东西的影子都没有。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煤矿所特有的矸石山。

这里的环境和周围的气氛，使翠花依稀想起，就象是小时候听着奶奶讲关于阴曹地府的故事时，在她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一样。她觉得有一股阴森森的冷气透过了她的全身，她的心也在战栗。梁青山在她身旁一瘸一拐地走着，发现翠花脸色有些苍白，便关切地轻声问道：

“怎么样？你不舒服了吗？”

翠花摇摇头。她怕青山为她担心故意装出了一个笑脸，回答说：“没事！”

铁牛背负着他们全部的家当，只顾低着头向前走着，心事重重。

矿区离车站有十多里路，对于这些营养很差，过分疲劳，又携带着许多东西的人来说，走起来十分吃力，象是很远很远。沿着这条土路越往前走，就越感到荒凉和阴森可怖。

在前边土道上，有两辆马车慢悠悠地迎面而来。车是两匹瘦马拉着的，赶车人无精打采地坐在车辕上，低着头，象是睡觉。在凸凹不平的路上，马车晃来晃去，车轴咯吱吱地尖叫着。车上看不清拉的是什么，装得满满地，用破席子苫着。当两辆马车一前一后和劳工们的队伍擦肩而过的时候，翠花看见在破席下边露出来的竟是光着身子的僵硬的男尸，有一条手臂伸出破席外，随着马车的颠簸不停地晃动着。她吓得心里直跳，用手拉了一下铁牛说：

“喂，你看，这车里拉的不是死人吗？哎呀，这么多，全光着身子呢！”

听她这样一说，一些本来低着头走路的人，也惊讶地向车上望去。其实梁青山早已发现车上拉的全是尸体。他怕翠花害怕，没有吱声，而且还尽量用身体挡住翠花的视线。

梁青山这时的心绪很乱。他后悔在大连逃跑时，竟从屎窝

挪到了尿窝。他更为这些抱着求温饱的目的，被招工的花言巧语骗来的乡亲们担忧。虽然他刚到矿山，还没有充分观察这里的情况，但仅从这初步的印象，他就预感到凶多吉少。他的亲人，这个天真得还象一个小女孩一样的表妹翠花和那个憨厚得连句话都说不周全的铁牛，还有那拉家带口的众多的乡亲们，在这个人地两生的险恶的地方，可怎么熬啊！想到这里，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促使他必须考虑一下，他该怎么办？他觉得个人的安危是小节，这众多的乡亲们的命运才是大事。这里的乡亲们需要他，他既然回不了山东，不能去找组织，那他就不该再离开这些面临着苦难的群众。他要和大家在一起，发挥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他深知他面临的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险恶的环境，他咬一咬牙，下了决心，就是鬼门关，他也得闯了！

带领矿警执行押送劳工任务的小队长叫毛廷贵。他身背武装带，腰间挂着手枪，手里拿着一根马鞭，悄悄地走近一个正在和身边的妻子说话的劳工，在那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在他脸上、头上接连猛抽了几鞭子。被打的人脸上、耳朵上，立即出现了鲜红的鞭痕，并且流了血。疼得他立刻用手捂上，血从手指间不断往外流。

毛廷贵大声喊道：

“你们这帮苦力都给我好好听着，进了煤矿就得老老实实地干活，谁若是不听话，挨鞭子抽还是轻的！等着瞧吧，你们看见这几个死尸就当回事啦？告诉你们吧，这玩意儿多着呢，两台马车天天拉都拉不过来！有谁想开开眼界，就到万人坑去看看，都堆成山啦！谁敢不听话，那就是你们的榜样！”说着他用马鞭朝已经走过去的马车一指。挨打的人恰好在翠花的身后。翠花回过头去一看，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两腿抖得连迈

步都很困难。她下意识地伸手抓住了梁青山的胳膊，靠近她走着。

梁青山安慰她说：“别怕！”但他的心情也十分沉重。

从劳工队伍的身后车站方向，传来了一阵得得马蹄声。梁青山回头一看，是一辆很华丽的马车，由三匹膘肥体壮的大洋马驾御着飞奔而来。车后座上坐着方才在车站和张省三说话的胖子。车两边脚踏板左右站着两个雄赳赳的汉子，象是他的随从和保镖。张省三和马车夫并排坐在前排座位上。在马车夫的吆喝声中，队伍很快躲闪在路边。马车在土道上扬起了一阵灰尘，向前冲去。看这气势，梁青山认为车上坐的一定是个大人物。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大把头谢文东。

劳工们的队伍进入了矿区。首先引起梁青山注意的是一片低矮的小土房，小房前面杂乱无章地搭着一些破旧的木板棚，有的房前还挂着一些破烂衣服。有一个大约三十来岁的妇女，站在一家门外，好奇地观望着新来的劳工们。她嘴角上有一颗非常显眼的黑痣，虽然面容憔悴，但仍透出几分秀气。只是头发很蓬乱，脸也好像很久没有洗过。她身材苗条，但却穿着一套破旧不堪的男式服装，显得很不合体。天已经凉了，她还赤着脚趿拉着一双不合脚的破胶皮鞋，脚上的黑皴很厚。她的形象，使梁青山想到的是：矿工生活实在太苦了，家属们都过着极端贫困而又相当乏味的生活。连具有最爱修饰天性的妇女，也毫不顾及自己的容貌和仪表了。

方才用马鞭抽打劳工的那个矿警小队长毛廷贵，见了这个女人，立即就换上了一副淫邪的笑脸。他一挥马鞭喊道：

“喂，黑牡丹！想我了吧？快回去好好洗一洗，等着我，晚上我去！”说完他又尖声笑了起来。

那女人瞪了毛廷贵一眼，骂道：